



瑞虎迎春到，黃鶯柳浪輕。福來千門啟，祥露四望新。

迎新送舊酒一壺，氣定神閒不糊塗，福報頻頻人快樂，驅魔辟疫有葫蘆。

按：舊時民間以葫蘆為福祿，取其諧音；葫蘆也象徵驅除邪障之寶貝，八仙之一鐵拐李身上所背之物是也。

迎壬寅年二首

吳國欽



作者：李建明

寧波家常味

寧紹兩地接壤，無論語言文化，還是飲食習俗上都有諸多相近處。我家鄉嵊州屬紹興，從市中心自駕九十分鐘便可抵達寧波市，若去奉化則更近。寧波菜是浙菜重要分支，善用海鮮，重鹹鮮。寧波文化輻射周邊，現代上海話以「阿拉」指代「我們」，便來自寧波話；本幫菜亦吸收了許多寧波菜特點。

寧波菜與紹興菜雖有不同，但相通之處更多。兩地都重醃製，魚羹鹹肉是年貨必備；霉苋菜棍（寧波稱苋菜管）和臭冬瓜非本地人難以欣賞。在香港，蘇浙菜雖是粵菜之外最盛行的中餐菜系，然真正的紹興菜館卻無處尋覓。因此開業僅兩年多的甬府香港店已成為我尋覓家鄉滋味的基地了。

第一次吃甬府總店是五年前去上海時。二〇一一年開業的甬府上海店坐落於歷史悠久的錦江飯店內，那一餐與朋友簡單聚會，吃了寧式十八斬、油渣芋艿羹、家燒鮑魚和寧波湯圓等招牌菜，印象很不錯。

二〇一九年十月得知甬府要開香港分店，試營業時便去拜訪了。甬府香港店在傳承上海

總店的品質和風格外，具有一定的發揮空間；香港店的經理俞琮和主廚劉震都來自寧波，對家鄉菜如數家珍，每一季都能為食客提供美味的時令菜品。於我而言，最可貴的是在此處可吃到久違的家鄉味和家常味。

油渣芋艿羹是道寧波家常菜，需用奉化芋頭，切粒煮熟後，入鍋用少許油炒香，加水用醬油煮入味，稍事勾芡，最後加入豬油渣。家常版本成菜後芋艿還呈小塊狀，甬府則將其粗細作，芋艿成為了濃羹，是道入口綿化，豬油香氣濃郁的細膩菜式。

醉泥螺是從小家中必備的送粥利器，其中寧波泥螺名氣最大。甬府的醉泥螺選用慈溪泥螺，個頭不大卻鮮味十足，是熟悉的味道。在甬府還可以吃新鮮泥螺，開水氽燙後配上醬油撒上蔥花，滾油一淋便是蔥油泥螺了，肉質滑嫩，蔥香四溢，又是另一種滋味。而筍殼菜燒泥螺則是色香味俱全的版本，泥螺吸收了筍殼菜的鹹鮮不僅味道更為突出，口感亦變得更有嚼勁，是下酒絕品。

東海盛產優質梭子蟹，寧波人稱之為白蟹。小時候秋冬季家中常吃梭子蟹，或蒸熟後蘸薑醋吃，或蔥薑快炒，或醬油年糕同炒各有不同滋味。在甬府，梭子蟹也有各種吃法。

寧式十八斬每桌必點。秋冬東海的優質梭子蟹，甬府以零下九十九攝氏度液氮急



▲寧式十八斬。 作者供圖

凍，令全年可用。十八斬指梭子蟹的斬件手法，刀工要淨，蟹肉不可沾骨，且每一塊都需帶黃。斬件後配上以黃酒、醬油及寧波近三百年歷史的棧茂記牌米醋為主料的醬汁，最後撒些切碎的茼蒿梗和薑末即可上桌。製作過程與潮州生醃頗有相似處，味型則全然不同，是鹹鮮中透着淡淡酸甜的浙江味道。蟹肉糯軟蟹黃鮮甜猶如吃冰淇淋般口感，一吃難忘。

每年過年，我家都會收到寧波朋友準備的鹹嗆蟹，蟹肉經過飽和鹽水醃製後變得更為鮮美有滋味。甬府的菜單上自然少不了嗆蟹，吃的是鹹鮮，味道較十八斬更為家常；還有蟹骨醬，是將梭子蟹切碎後炒製而成。這兩個菜都令我倍感親切。（一）

虎虎生威頌春恩

辭舊迎新，元月過後逢正月，送別祥牛猛虎到。全球華人熱切期盼之春節也如約而至，任疫癘猖狂肆虐，憑病毒狂飆流竄，都是無濟於事，因為它們是擋不住春的降臨。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只要是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會有春節。春節是中國人傳統節日中最重要的節日。農曆新春，春回大地，春暖花開，春意處處盎然，萬物勃勃生機。在春天裏，親朋戚友聚首一堂，老老少少歡聲笑語，迴盪耳旁。彼此互道平安，你我共祝幸福。

香港，一個中西交匯、華洋共處的国际大都會，自上世紀初起（除了二戰時停辦過），每年新春正月，大約在初一及初四都會舉辦賀歲盃足球賽，港人俗稱「賀歲波」，每年都是豐富多彩的賀歲慶祝節目中重要的一項。可惜近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已連續停辦了三年，正當大家球迷苦惱沉悶之際，衛星直播的一場法國甲組聯賽卻令如筆者般酷愛足球之華人球迷喜出望外。日前在巴黎聖日耳曼主場對蘭斯的一場比賽中，主隊球衣令華人球迷眼前一亮，全部都印有中文譯名，梅西、拉莫斯、迪馬利亞……而在看台觀眾席豎起一面巨大的紅色幕板，寫着「巴黎聖日耳曼祝中國球迷朋友虎年大吉，虎虎生威！」法甲球會率一眾世界級球星齊齊向華人



如是我見

余亦非

居海外的華僑亦都在各地安居樂業，並將傳統春節落地生根。無怪乎每年春節各國政要名人都會向中國祝賀拜年，其中很多外籍朋友都能操一口流利的中文，令人歡喜不已或不禁忍俊。

春已歸來，看美人頭上，裊裊春幡，無端風雨，未肯收盡餘寒……農曆新年，在春節裏，世界華人又迎來了一個虎虎生威的壬寅年。在世界局勢變幻莫測的今天，美國歐洲政治經濟飄打着無定向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猛烈反撲，近憂加遠慮，似乎難見樂觀。但是，在我們中國人的春節裏，全球華人還是喜氣洋洋地團聚一堂，和諧吉祥地歡度新春。相信在地上只要有春節，就有祥和團圓；只要有春節，就有感恩珍惜。

春，每年我們都會在此相遇一次，你是起始，你是溫暖；

春，幾許期盼幾許夢，人間的一切希望夢想都源於春；

春，人人都盼着你，盼着你為大家帶來好消息；

春，也只有春，永遠是我夢裏一生的思念與牽引。

球迷恭賀新春，並交出一場富精彩戲碼之賽事，主隊淨勝四球。觀畢球賽，心滿意足。

感恩新春原來亦可拉近世界人民的友誼，其實在地球村大家本是一家。中華民族源遠流長，仁愛和諧，移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交接儀式結束，查爾斯王子、末代港督彭定康、時任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港譯貝理雅），以及所有港英官員登上英國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緩緩駛出香港維多利亞港灣，漸漸消失在濃濃的夜色裏。英國人走了，香港回歸祖國的懷抱，然而英國人帶來並且在香港推行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主義，是否也跟隨着他們撤離了東方這顆璀璨的明珠？

這是《從哥倫布到彭定康——看全球殖民主義的興衰浮沉》書中的一段文字，三聯書店介紹這本新鮮出爐的作品：「從十五世紀大航海時代哥倫布『地理大發現』開始，通過大量具體生動的歷史事實和典籍故事，畫卷式地展示五百多年來殖民主義在全球興衰浮沉的發展歷程。」這本書的作者吳秋文是筆者的好友兼潮汕老鄉，曾任《香港商報》副社長，近年醉心網絡文化。秋文是散文高手，當年散文集《聽風拾秋》出版時更獲國學泰斗饒宗頤教授題寫書名，日前收到他惠贈這本《從哥倫布到彭定康》，拜讀之後，才知道他對西方殖民主義歷史和港英政府殖民主義有深入研究，感到有些驚喜。

這本書最大的特色，是把香港回歸後殖民主義陰魂不散種種事實的來龍去脈，放在全球殖民主義的大歷史背景中加以分析和思考，從而跳出就事論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狹隘思路，獲得一種寬廣縱深的視野。「不知是哥倫布創造了歷史，還是歷史恰巧選擇了他，總之哥倫布成為開啟全球殖民和殖民主義的正式揭幕人。歷史性的殖民與殖民主義，讓華夏文明的發展橫生枝節，讓印度、東南亞、非洲等文明遭受劫難，讓美洲曾經燦爛輝煌的多個古老歷史文明永遠消失。」正是這種歷史

一幅殖民主義基因圖

的、全球的視野，讓讀者更容易看清楚西方殖民主義掠奪的本性，以及對世界其他文明的破壞力，無論今天殖民主義者用什麼語言包裝也掩蓋不了。「如今，世界各地的殖民與殖民主義逐漸衰敗，不斷地退出歷史舞台，一些人成為世界各地殖民主義的落幕人，在這些人當中，有一位非常經典、被中國人所熟知，甚至世界聞名的人物，他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作者將殖民主義基因圖公諸於眾，彭定康的一切謊言便不攻自破，原形畢露。

這本書的另一個亮點，是作者不僅以深入淺出的手法揭露歷史真相，同時運用記者現場描述的筆法，還原一組組新聞鏡頭，喚醒人們的記憶，而且提出不少尖銳的問題，引發讀者去思考現實和未來。例如在「香港後殖民問題」一章，作者引述香港研究機構的民意調查數據，在選擇「香港人」或者「中國人」身份標籤時，選擇「香港人」的比例在回歸後曾經逐漸下降，選擇「中國人」逐漸增多，對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不斷上升。「然而，二〇〇八年後選擇『香港人』的比例則一直上升，反之選擇『中國人』的比例一直下降，而且下降趨勢在香

港年輕人當中非常明顯」，對於這種現象，吳秋文提出：「為什麼香港人對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在回歸以前、回歸初期十年、回歸後近十年呈現如此變化與波動？」這個問題非常到位，值得每一個香港人、每一個「一國兩制」持份者認真思考。眾所周知，二〇〇八年發生汶川大地震，香港各界以血濃於水的同胞之情踴躍慷慨捐款賑災，感人場面至今歷歷在目，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開幕，中國第一次主辦全球最大體育盛會，北京令全世界驚艷，其後六十三名中國奧運金牌健兒訪港，香江全城歡樂，廣大市民共享祖國和民族的榮耀。為什麼這一年會成為民意的拐點？應當如何看待這類民意調查？這些都值得深思。

回到本文開頭引述該書作者提出的問題，筆者完全同意，殖民主義並沒有隨英國人撤離香港，香港回歸後沒有「去殖」是一大失誤，但是如何「去殖」是一個大課題。對於殖民主義人走魂留，筆者不完全認同該書作者的觀點。實際上，在改革開放之前，香港對內地人最大誘因是經濟，是金錢和生活。關於這個問題，有機會再與秋文當面探討。



▲吳秋文著《從哥倫布到彭定康——看全球殖民主義的興衰浮沉》。 資料圖片

今日立春



廿四節氣

今日是立春，也是廿四節氣之首，標誌春天以及新一年正式開始。此時節，大地開始解凍，蟄蟲逐漸甦醒，魚兒浮在未融的碎冰下游動，「從此雪消風自軟，梅花合讓柳條新」。

我國民間依然保存一些「立春」習俗，如農村仍有鞭打泥土的「打春」之舉，意在歲首備耕，企盼風調雨順。此外，家中還要吃春盤、吃春餅、吃春卷或吃蘿蔔「咬春」，喜迎春天的氣氛隨處可見。

新華社

德國好鄰居

鑰匙被鎖門外事件之後，有了全然不同的感受。

那天，我和兒子女兒在門外，先生一開門，小狗跑了出來，先生跟着追出來，身後的門便鎖上了。我們四個人一隻狗在家門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沒有帶鑰匙。

這時候，鄰居家門開了，這是一位跟我年齡相當的女生，金色齊肩短髮，她手裏拿着兩件衣服，對我們家這穿着短袖人字拖鞋的兒子和女兒說：「來來，穿上衣服吧。」

「不用，謝謝！」「謝謝！」雖然室外氣溫是零下，德國室內是短袖溫度。何況兩個小朋友從來都怕熱不怕冷，所以並不想穿衣服。我也向她表示感謝，說不用了。

「那你們可以進我家等物管或者開鎖匠。真的可以的！」

「不用不用，沒事的，多謝了！」

客氣是一方面，站走廊等等，問題也不大，更重要的是現在新冠時期，總覺得給別人添麻煩實在不好意思。

後來女主人又出來了一次，努力「勸說」我們去她屋裏等，並且說我們可以單獨在小孩子的房間：「我們都打了疫苗的。真

的沒關係的，狗也可以進來啊。」幾次三番，人家如此熱情，我們也不好反覆拒絕，以免讓人生嫌。

我們在她家兒童房席地而坐，女主人進進出出忙裏忙外，替我們給物管打電話讓找開鎖匠；端來了熱茶、餅乾和巧克力；不一會兒，又拿來了一把結他，兒子高興地接過來彈了彈。她說，我還有電吉他和鋼琴……我們喝着熱茶，吃着餅乾，心中充滿了溫暖幸福的感覺，幾乎忘記了我們被關在自家門外的窘境。

物管大爺打電話請來的開鎖匠在一個小時後來到了門口，三分鐘便把門打開了，收費一百歐元。鄰居女主人告訴我們，上一周他們也被鎖在了門外，自己叫了個開鎖匠，被收了八百歐元。

我們就這樣聊了起來，互相簡單介紹了一下家庭成員，毫不意外地聊了聊當前的疫情……不知不覺便彷彿已經是認識很久的朋友。

聖誕前，我們給他們一家準備了小小的聖誕禮物，特別給他們家的小男孩買了小玩具。對我們來說，一個好鄰居，應該是我們收穫的最好新年禮物了吧。